

曾国藩



张军◎著

三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分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分会

目录

曾国藩传

张军著

三



NLIC2971420434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传 / 张军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04-8658-7

I. ①曾… II. ①张… III. ①曾国藩(1811-1872)
—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5420号

善 评 派

三

曾国藩传
zengguofanzhuan

第三卷

张 军 著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刘茁松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印刷

201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 × 980mm 1/16

印张: 31

字数: 380千字

ISBN 978-7-5404-8658-7
平装: 定价: (全四卷) 198.00元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录

第四十章	鸿章来投先磨砺 曾胡合力图进取	001
	1. 共谋援皖 2. 鸿章来投 3. 阻滞江西 4. 增募湘勇	
	5. 曾胡合力	
第四十一章	左宗棠狂妄惹祸 曾国藩谨慎取皖	032
	1. 先剪枝叶 2. 宗棠惹祸 3. 祖荫妙笔 4. 韦俊投降	
	5. 战小池驿	
第四十二章	曾国藩静观风云 左宗棠乘时崛起	085
	1. 静观风云 2. 祸福相依 3. 助左宗棠 4. 咬定安庆	
第四十三章	曾大人署理总督 李将军丢失徽州	105
	1. 署理总督 2. 缓缓东下 3. 整顿吏治 4. 顶住谕旨	
	5. 仁轩计谋 6. 丢失徽州	
第四十四章	肃军纪忍痛断腕 陷险境泪洒遗书	139
	1. 妙解难题 2. 忍疼弹劾 3. 倚靠宗棠 4. 再写遗嘱	

- 第四十五章 陈玉成受骗洋人 曾国荃血洗安庆** 165
1. 围困安庆 2. 云锦策反 3. 争夺徽州 4. 玉成受骗
5. 添兵守关 6. 鲍超猛攻 7. 林翼远谋 8. 血洗安庆
- 第四十六章 总督府老臣运筹 金銮殿皇帝驾崩** 208
1. 迁总督府 2. 咸丰驾崩 3. 自立危言 4. 政局巨变
- 第四十七章 延揽人才谋大局 安排亲信取金陵** 240
1. 缓援上海 2. 安排亲信 3. 力荐宗棠 4. 赴援上海
5. 缓图进取 6. 谋进金陵
- 第四十八章 弟弟病死雨花台 哥哥谋攻石头城** 277
1. 补救缺憾 2. 疫病流传 3. 悍勇死守 4. 满弟病逝
5. 兄弟密谋 6. 信用容闳
- 第四十九章 争军饷葆楨翻脸 变军心忠王悲情** 308
1. 暗自心惊 2. 葆楨翻脸 3. 夺九袱洲 4. 殷切教子
5. 军心哗然
- 第五十章 决战前夕风云涌 万事俱备欠粮饷** 341
1. 筹划军政 2. 背信杀降 3. 遣散洋兵 4. 万事俱备
5. 御前官司 6. 精心策划

第四十章 國章來投先磨礮 曾胡合力圖進取

一、共謀援路

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曾國藩收到上諭：“駐北賊勢猖獗，

第五十一章 争首功巧拒淮军 掘地道智破金陵 413

1. 临机决断
2. 巧拒淮军
3. 攻地堡城
4. 金陵城破
5. 焚天王府

第五十二章 李秀成露财遭殃 洪秀全挫骨扬灰 413

1. 露财被获
2. 国荃泄愤
3. 奏章报捷
4. 突降雷霆
5. 夜审忠王
6. 戮尸扬灰

第五十三章 新皇帝恩威并施 旧臣子曲意奉迎 448

1. 抢杀忠王
2. 再降雷霆
3. 妙联明志
4. 裁军停饷

第五十四章 曾国荃哭闹争利 彭玉麟大度捐银 474

1. 代奏开缺
2. 明谕开缺
3. 国荃回乡
4. 玉麟捐银

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曾國藩收到上諭：“駐北賊勢猖獗，
李秀成露財遭殃 洪秀全挫骨扬灰
新皇帝恩威并施 旧臣子曲意奉迎
曾国荃哭闹争利 彭玉麟大度捐银

第四十章 鸿章来投先磨砺 曾胡合力图进取

1. 共谋援皖

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曾国藩收到上谕：“皖北贼势鸱张，楚省边防吃紧，谅曾国藩亦必有探报。此时闽省之贼已南趋漳州、泉州，距江西渐远。若照骆秉章请，令该侍郎移师赴皖，而留萧启江所部四千余人防守江西，亦未始非权衡缓急之计。惟曾国藩所部各军多染疾疫，前奏尚需休息。且景德镇尚有大股逆匪，随剿随进，亦非计日可到。着曾国藩豫为筹度。如果闽省兵勇足资剿办，而江西边境有人，自以赴援皖省尤为紧要。不独庐州省城可收南北夹击之效，即上窜湖北之路，亦可借资堵剿。倘因汀州等处尚须兵力，一时不能移军，或须俟景德镇股匪歼除，再回楚北，亦着斟酌具奏。”

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已分别调派官兵追缴从福建进犯江西的贼军，移师回剿景德镇长毛。附片奏陈，萧启江一军过石城讨伐捕杀蜕变为匪的潮州勇。报告完了，又附上一片，报告已初步探明太平军大致行踪，请示进剿机宜。

就在这时，曾国藩收到胡林翼感情真挚的来信，心里颇为感动。李续宾统带的这支湘勇陆师，是曾国藩派出的罗泽南五千援鄂湘勇。曾国藩困顿南昌时，曾国华奉父命赶赴金口求援，胡林翼豪气干云，毅然拨出塔齐布所部三千六百人马交给曾国华赶赴江西，留在湖北的李续宾兄弟只有一千四百人。曾国藩因父丧回籍守制期间，胡林翼代替统率水陆湘勇，李续宾的陆师逐步发展到八千人马，成为湘勇陆师主力精锐，倾注着胡林翼的心血。曾国藩复出，胡林翼把李续宾的陆

师交给曾国藩，每月提供二万两饷银，的确是情真意切。李续宾率军出师皖中，恰逢胡林翼的母亲去世，兼任巡抚的官文不顾李续宾孤军深入，拒不派军增援，部将赵克彰在桐城有三千人马，竟然也不火急驰援，酿成湘勇陆师精锐尽丧三河镇的惨剧，叫胡林翼气得吐血。

军情紧急，胡林翼办完母亲的丧事，奏报皇上后，火急驰回武昌，奉旨接受巡抚关防，进驻黄州，将赵克彰、李续焘两人逮捕审讯。那些从桐城、舒城溃败回来的将士对两人切齿痛恨，与周宽世出庭作证，胡林翼将其问成死罪申报朝廷批准，以平息军愤。但李续宾的父亲李登胜却上书求情，说儿子虽死犹荣，这两人的确是罪魁，姑念他们过去也有功劳，况且李续焘是自己族侄，赵克彰是乡邻，两家父母都已年老，登门哀求，如果他们的儿子问罪斩首，必惶悚羞愧而死，实在太可怜了，请求宽恕其死罪。胡林翼将判决与李登胜的求情一起上奏，皇上深受感动，降旨褒奖李家父子，将二人改判斩监候以肃军纪。胡林翼抚慰溃败将士，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查询得知在桐城的三千人马只顾变卖抢劫所得财物，悍然不顾主帅安危，于是一律遣散回家，重新招募勇丁训练，以迅速恢复陆师。

对胡林翼的善后处置，曾国藩非常满意。在他心目中，湘勇历经无数坎坷艰难。前几年，太平军第三次攻陷武汉，胡林翼率兵回援，湘勇水师在湖口溃败，杨载福与彭玉麟前往湖北勉力恢复，塔齐布在九江去世，罗泽南增援湖北在武昌阵亡，曾国藩困顿南昌，那是最艰难的时期。在曾国藩回籍守丧的一年多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果断裁撤鄂军，组建新军，统领各路湘勇主动出击，收复武汉，再克九江，全面扭转了被动局面。种种事实证明，胡林翼才大心细，能力在自己之上，成为湘勇最可靠的屏障。如今陆师精锐尽丧，湘勇要重振雄风，

更离不开胡林翼的竭诚支持。曾国藩给胡林翼回信，共商进剿之策。

这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和左宗棠与胡林翼互通声气，意识到湘勇面临难以南北兼顾的困境，必须改变原来援闽的计划，向咸丰皇帝上奏军情缓急，请饬曾国藩从江西援皖。咸丰皇帝与军机大臣商量，也觉得皖北成了陈玉成太平军的天下，唯恐他与河南捻军合流，北上威胁京畿，同意了骆秉章的奏章。

曾国藩这次复出，他和左宗棠、胡林翼反复斟酌，总览全局，一致认识到长江沿岸是朝廷也是太平军的命脉所在，湖北、江西收复，唯有安徽被太平军盘踞，湘勇进军重点在皖中。若攻取了安徽，水陆大军合围金陵巢穴，太平军覆灭就指日可待了。所以，曾国藩坐镇建昌，深知福建崇山峻岭不利于水师，正好疾疫流行，便对援闽的命令敷衍而已。朝中大臣胸无全局，因太平军流窜，一再改变进剿计划，李续宾陆师得不到水师配合，才招致三河惨败精锐尽丧的结果。曾国藩心知肚明，骆秉章的奏折，其实就是左宗棠与胡林翼的意见。这样，湘勇进剿大计才重新回到原定的正确方略上。

十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具折复奏：“近日贼势，以皖江南北两岸为最重。皖南大山绵亘，自山以北，久为粤匪出没之区；自山以南，现惟婺源县、景德镇两处有贼。皖北贼势浩大，实倍甚于皖南。论大局之轻重，则宜并力江北，以图清中原；论目前之缓急，则宜先攻景德镇，保全湖口。臣已札张运兰一军驰剿景德镇。至福建之贼，为数无多，其回窜江西者，已饬萧启江一军迅速追剿。”因眼病加重，附片请假一月，在军营调理。

公事已了，曾国藩郑重其事地给朝廷上折，详细奏告曾国华自从咸丰四年以来带领湘勇所立下的每一桩功劳，尤其强调在咸丰六年驰

援江西，使得南昌解围的突出功劳，以及这次在三河殉国的悲壮。

写好奏折，又给在家的四弟国潢、满弟国葆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好好安慰叔叔和温甫的妻妾；再三指出，这种时候，全家务必比往日和睦；还诚恳检讨自己在家守丧期间脾气不好，兄弟不和，今后要引以为戒。他本来不大相信风水的，后来大考连升四级，又觉得风水不能不信，只是不能痴迷。此次六弟丧命三河，不能不想到风水，叫他们查看父母坟墓，是不是被人挖动泄漏了气运。如果被损坏，就得改葬，以挽回风水。

又写道：今年四月，刘昌绪在家里扶乩，乩仙一到，便下判词说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谜底“败”字）。我惊讶“败”字不知指的什么，然而乩仙又写出判词说：“为九江言之，不可喜也。”我又觉得惊讶，九江刚攻克，气机正旺盛，不知他为何这样说。但乩仙又写出判词：“为天下，也是为曾家说的。”现在看来，三河的挫败，六弟的变故，正好和“不可喜也”四字相对应。难道不是命数都是前生注定的吗？可见祸福由老天注定，善恶由人作主。由老天注定的无可奈何，只能听从天命；由人自己作主的，就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天算一天。我们兄弟断然不能不洗心涤虑，以求尽力挽回家运。

陆师精锐命丧三河镇，六弟国华还丢了脑袋，在江西的各路湘勇遭受疫病，给曾国藩造成极大的精神打击，不得不相信命运。因视力模糊，他每天吃药调理，各处转来的文书只得让幕僚处理，觉得这些幕僚的处理大多不如意，重大事情需亲自过目，心情颇为惆怅。

夜晚，曾国藩请幕僚陈鼎过来和他闲聊。

陈鼎，字作梅，江苏溧水人，是曾国藩当会试阅卷大臣时录取的进士，按规矩拜座师自认门生。曾国藩曾在给李翰章的信中说：“令

弟李少荃，自乙丙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丁未馆选之后，仆以少荃及筠仙、帅逸斋、陈作梅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此次复出，曾国藩写信请陈作梅过来为幕僚办文案，师生两人经常探讨政务、文章。谈到眼下复杂形势，曾国藩请他提提建议。

陈作梅坦言说：“恕学生直言，恩师办事认真，却待人严苛，是以粮台八所人员大多遵命行事，不敢各抒己见，恩师亦难免自矜而生疏漏。学生以为，您身边必须有一个胸襟宽广、眼界开阔的人，经常发现您的短处，且能直言箴规，必大有裨益。”

曾国藩微笑说：“作梅，你既然如此说，何不就作老夫身边人呢？”

陈作梅诚恳地说：“恩师明鉴，学生蒙恩师谬赞为丁未四君子之一，却自知名不副实，惶恐不敢从命。平心而论，四人中能担当此重任者，唯少荃一人。少荃现在他大哥翰章处，恩师何不叫他过来？”

曾国藩心里一动，沉吟说：“前些日子，小泉对我说过，少荃这些年不得意，想到我这里来效力，我没有答应，小泉也就没说了。这件事，还是以后再说吧。”

陈作梅摸不准曾国藩的心思，只好作罢。

陈作梅走了，曾国藩又给兄弟写家书。在信里吩咐完毕，仍意犹未尽，又将自己精心撰写的《母弟温浦哀词》改了一遍，并最后定稿

咸丰五年十月，贼目伪翼王石达开引其党自湖北通城窜入江西，别有广东匪徒曰周培春、葛耀明、关志江者，自湖南茶陵州窜入，与石逆相聚于新昌县。周培春等投归石逆部下，愿为前驱，石逆授之伪职将军、总制、军师、旅帅之类，两逆党者合并为一。江西乱民从之如归，赣水以西望风瓦解。十一月初十日攻陷瑞州府，明日陷临江，

晦日袁州继陷，遂围吉安，明年正月二十五日陷之。余檄副将周凤山率九江之师入援，二月十八日军败于樟树镇，而抚州、建昌两府以是月之季相踵沦没。国藩躬率水陆诸军自湖口入援，而南康又没于贼矣，九江自为贼踞如故。凡江西土地，弃之贼中者为府八，为州若县若厅五十有奇。天动地岌，人心惶惶，讹言一夕数惊，或奔走夺门相践死。楚军困于江西，道闭不得通乡书，则募死士，蜡丸隐语，乞援于楚。贼亦益布金钱，购民间捕索楚人致密书者，杀而榜诸衢。前后死者百辈，无得脱免。

吾弟国华温甫，自湘中间关走武昌乞师，以拯江西。于是与刘腾鸿峙衡、吴坤修竹庄、普承尧钦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抚胡公奏请以温甫统领军事，出入贼地。盛暑鏖兵，凡攻克咸宁、蒲圻、崇阳、通城、新昌、上高六县，以六月三十日锐师翔于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问，而温甫亦积劳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舁疾至南昌。兄弟相见，深夜惜惜，喜极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寝剧，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复还瑞州营次。

瑞州故有南北两城，蜀水贯其中。刘腾鸿军其南，温甫与普承尧军其西北。贼于东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吴坤修之师，自奉新至东路，始合长围。掘堑周三十里，温甫则大喜：“吾攻此城，久不举。今兹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丧。入里门，宗族乡党争来相吊，亦颇相庆慰。国藩得拔其不肖之躯，复有生还之一日，温甫力也。温甫既出嗣叔父，以咸丰八年二月降服期满，复出抵李君续宾迪庵军中。李君与温甫为婚姻，益相与讲求戎政，晨夕咨议。是时九江新破，强悍深根之寇一扫刮绝，李君威名闻天下。又克麻城，蹴黄安，喋血皖中，连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四县。席全盛之势，

人人自以无前，师锐甚。温甫独以为常胜之家，气将竭矣，难可深恃，时时与李君深语悚切以警其下，亦以书告予盱上。竟以十月十日军败，从李君殉难庐江之三河镇。呜呼！痛哉。

曩吾弟以新集之师，千里赴援，摧江西十万之贼而无所顿；今以皖北百胜之军，萃良将劲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适丁其厄，岂所谓命耶？常胜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肯退师以图全。营垒以十三夜被陷，而吾弟与李君以初十之夕并命同殉，又不肯少待以图脱免。岂所谓知命者耶？遂缀词哭之。词曰：

觥觥我祖，山立绝伦。有蓄不施，笃生哲人。我君为长，鲁国一儒；仲父早世，季父同居。恭惟先德，稼穡诗书。小子无状，席此庆余。粲粲诸弟，雁行以随。吾诗有云：“午君最奇。”挟艺千人，百不一售。彼粗秽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发狂大叫；杂以嘲谈，万花齐笑。世不吾与，吾不世许。自谓吾虎，世弃如鼠。相舛相背，逝将去汝。一朝奋发，仗剑东行；提师五千，往从阿兄。何坚不破？何劲不摧？跃入章门，无害无灾。昊天不吊，鲜民衔哀。见星西奔，三子归来。弟后季父，降服以礼。匝岁告阙，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浔阳，雄师北迈。铲潜剌桐，群舒是嘷。岂谓一蹶，震惊两戒！李既山颓，弟乃梁坏。覆我湘人，君子六千。命耶数耶？何辜于天！我奉简书，驰驱岭峤。江北江南，梦魂环绕。卯恸抵昏，酉悲达晓。莽莽舒庐，群凶所窟。积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

写好哀词，看了两遍，不觉又想起陈作梅说的。如果门生李鸿章能来协助办理问案，再合适不过。或许，李鸿章还真能帮自己出出主意呢。

2. 鸿章来投

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曾国藩在建昌军营视察火器演练回来，已是下午。陈鼎送来一封信，笑着说：“恩师，少荃给您来信了。”“唔，他还记得我？”曾国藩面无表情，接过书信拆开。

这是李鸿章从十里外的县城托人捎来的。李鸿章在信中说：自咸丰二年六月与恩师在京分别后，次年正月，随同工部侍郎吕贤基回安徽办团练，与长毛和捻子多次作战。不料后来失利，吕侍郎阵亡，受巡抚福济节制，一度收复庐州，被保举为道员衔，但钦差大臣胜保多方猜忌排挤，同僚妒忌诽谤，几年来很不得意。庐州失陷后，学生携家眷到南昌投靠大哥，想来投奔恩师。大哥来信，说未得恩师恩准，学生惶愧无地。思之再三，学生决定投靠恩师，不知愿不愿收留？

看了李鸿章的来信，曾国藩不禁回忆起往事。道光二十五年，同年李文安带着次子李鸿章来拜师。曾国藩见他长得身材修长五官秀美，言谈文雅举止倜傥，心里很是喜欢。更难得的是，李鸿章读书过目不忘，为人精细乖觉，让曾国藩十分赏识。两年后，李鸿章与郭嵩焘一起考上进士，再入翰林院，曾国藩对他更加器重。但李鸿章年方二十五岁便连登高第，难免心高气傲，性格疏懒，在细节上不大检点，与曾国藩脾性不大相合。咸丰二年，李鸿章代吕贤基上奏回安徽办团练，吕贤基不愿独自承担重任，奏请李鸿章帮办“防剿事宜”。吕贤基在舒城兵败投水自杀后，李鸿章带着残兵逃回庐州，协助江忠源防守。后来庐州被太平军攻破，江忠源自杀，李鸿章见机逃出，随父亲李文安办团练，向富户索要捐献，有人用“翰林变绿林”的刻薄话讥讽。父子二人受安徽巡抚福济节制，率团练收复含山县城，李鸿章获得知府衔。后来，李鸿章暗中联络士绅打开庐州城门，官兵趁机收复庐州，李鸿

章又获得道员衔。李鸿章心高志大，几次获胜后便目中无人，与同僚不能相处。后来打仗，却败多胜少，同僚排挤毁谤，闹得他在家乡难以立足。太平军攻陷庐州，李鸿章慌忙携家眷逃到南昌，投靠大哥翰章。李翰章向曾国藩试探过，曾国藩不肯答应。

对这个心高志大，打仗败多胜少的年家子，曾国藩不大满意，对陈鼎说：“作梅，少荃是翰林身份，志大才高。我这里局面狭窄，恐怕舢舨巨舰，不是潺潺浅濑所能容的。”

陈鼎总算明白了老师的意思，忙说：“恩师明鉴，这些年少荃遭受过许多挫折磨练，已经不像当年那样意气用事，老师何不姑且试试？”

曾国藩轻轻点头，当即传令叫李鸿章来军营相见。

李鸿章一进军营，便急忙走到曾国藩身边，朗声说：“门生李鸿章叩见恩师！”下跪行门生叩拜大礼。曾国藩端坐不动，待他行完礼，才招呼他坐下。

曾国藩睁大三角眼，对这个姗姗来迟的门生仔细打量。六年多不见，昔日的英俊青年已经步入中年，白皙的面色经战火磨砺变得黧黑，身子骨比过去硬朗多了。更让他喜欢的是，李鸿章身姿面相显变，呈现出仙鹤福相。曾国藩近来常感精力不济，手下幕僚才力低微，看到眼前这个英姿勃发的翰林门生，不禁心里喜欢上了。

“少荃，这些年你干得不错，官也做大了，现在是道员衔，还是按察使衔？”曾国藩对李鸿章，怀有父兄对子弟的感情，早就盼望李鸿章过来帮助自己。但是，李鸿章直到在安徽混不下去了才来投靠，曾国藩心里长出疙瘩，故意给他软钉子敲打。

“恩师取笑了！门生早就想投奔恩师帐下效力，因福济大人节制，不能过来追随。况且福中丞是门生的座师，他执意挽留，说保卫桑梓

责无旁贷，门生就不便擅离了。如今胜保目中无人，我不管福中丞肯不肯，决心离开他们，追随恩师左右。后庐州失陷，携家小赴南昌投靠。门生托家兄转达，因未得恩师恩准，不敢贸然前来。门生虽蒙恩赏加按察使虚衔，在恩师面前，永远是小学生。”

曾国藩记得，李翰章的确跟自己说过老二想来投奔的事，自己心里不悦，未置可否。见李鸿章仍然这么谦恭，心里的疙瘩渐渐消失。

“少荃，你既然与胜保不和，何不与筠仙一道，回翰林院去供职？”曾国藩望着李鸿章微笑，三角眼里溢出诡谲的光芒，特意考验他。

李鸿章聪明过人，满脸诚恳地说：“恩师，你老教导门生，男儿立身不在高官厚禄，当时思为国出力。如今逆贼肆虐，苍生受祸，门生在安徽办团练，与长毛捻军作战数年，岂能半途而废，视国难民危于不顾，回翰林院去享清福呢？”

看到他历经挫折，仍然大义凛然，慷慨激昂，曾国藩心里赞许，却微笑不言。

“这几年，门生在家乡数年，追随过吕侍郎、福中丞，都茫然无成。现在遇上胜保，更加说不得。当年皇上命他帮办江北大营，授予钦差大臣堵截长毛北伐军，他目空一切，仇视汉人官员，在高唐屡屡败绩，时人讥称‘败保’，被革职遣戍新疆。如今他在河南帮办军务，赴淮北剿捻，以招降捻首李寿昭、苗沛霖为能，早晚会坏大事。门生遍观当今天下，东南半壁浊浪滔天，真正的中流砥柱，实乃恩师一人。万望恩师收留门生，日后也好附恩师骥尾光宗耀祖，这也是家父临终时的遗言。”李鸿章说得十分动情。

“少荃，你到我这里来，是想自己带勇，还是作参赞？”曾国藩本是个重感情的人，听他说到这个分上，也不再绕弯子了。

“门生虽然出身翰林，但这几年也上过数十次战场，略懂一点打仗的门径，想在恩师帐下当一名偏裨将佐。”李鸿章回答得干脆利落。

“你想带勇，那好嘛。”曾国藩思忖说，“不过，我身边暂缺一个办文书的人，想先委屈你帮帮忙，掌几天书记文案如何？”他觉得，安徽的团练一团糟，不能让李鸿章把那一套带到湘勇队伍里来，必须在自己身边跟着历练一段时间，考察过了再说。

李鸿章聪明绝顶，立刻装出满心喜欢的神情说：“太好了！门生正想跟着恩师学习公牍哩！门生过去跟恩师学习古文不用心，现在必须补上这一课才行。”

“好吧，你今天到旅馆去结账，明天一早到军营来。”曾国藩开心地笑了。

李鸿章来到建昌军营，留心观察幕府一切事物，觉得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凡往来文书，都能游刃有余，曾国藩也挑不出毛病。唯一难适应的，就是天不亮就得吃早饭。湘勇多年来执行一条铁规矩，天不亮就得吃了早饭，有仗打仗，无仗操练，不准睡懒觉。曾国藩以身作则，每天和幕僚们一起吃早饭，吃饭时说古论今谈笑风生。李鸿章喜欢夜晚读书办文案，总是日上三竿才起来，他一个安徽人行为独特，引起众幕僚议论。

一天，彭玉麟到大营汇报军务，与李鸿章闲聊，各自都说自己的家乡好。彭玉麟性情直爽，调侃李鸿章说：“少荃每日晚睡懒起，想必是安徽地方民风如此，怪不得全省以负贩为业，少有正途。”

李鸿章反应敏捷，知道彭玉麟的父亲在芜湖当过官，当即反唇相讥：“雪琴有所不知，安徽素来民风勤勉。不意令尊在安徽执掌数年，竟变得如此慵懶了。”